

再輕柔
 烟
 半
 海
 而
 雪
 去
 人
 了
 重
 芳
 星
 如
 王
 年
 上
 義
 明
 昭
 明



·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

李涵秋 著

广陵潮

李涵秋 著

广陵潮 (上册)

司马丁

陈金
为牛

标点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第一辑

人海潮

网蛛生 著

歌浦潮(上、下)

海上说梦人 著

新歌浦潮

海上说梦人 著

广陵潮(上、下)

李涵秋 著

故都秘录

陈慎言 著

《广陵潮》

本书以云麟、淑仪等男女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民国时期扬州社会情状和各阶层人士的心态，再现了民国时期的世情。一百回小说，有情史、趣史，有侠史、丑史；有陈腐的儒生，多情的儿女；有奸诈的市侩，无赖的逆子。故事曲折离奇，耐人寻味，是民国社会的缩影。

发刊缘起

余知世有李君涵秋，始于获读《雌蝶影》，顾彼书非署涵秋名，然人莫不知为涵秋所著，自是余脑海中有李涵秋三字。

壬子，余主斯报，徵说部，友人以《双鹃血》示余，检其著者，赫然涵秋也。自是余文字交中，有李涵秋其人。

旋余以事至邗上，亟图谋面。斯时余理想中之涵秋，殆一语言敏妙之小说家，乃一亲馨欬，则一温柔敦厚之教育家也。盖涵秋执教鞭于学校有年，作育甚弘。余屡邀其共晨夕，渠乃愿尽瘁于教育事业，而不愿为新闻记者，宗旨坚定，得谓非教育家耶！

客冬，以是编寄余，余乘夕读之，不觉失晓。爰为布诸本报，阅十月，仅及全书之半，洵大观哉。今应阅者之要求，为刊单行本，并为芟补而付手民，用志其缘起如此。

甲寅双十节须弥志

弁言

扬州风景，千古艳称，绮丽繁华，今虽稍杀，而流风余韵，仍可为大江以北第一名区也。至其习俗好尚，别饶一种兴趣。仆本

生小其间，故能知之最稔。《广陵潮》一书，为李君涵秋所著，结构穿插，固能尽小说之能事，而于扬州社会情状，曲曲传来，矫正习俗，庄谐杂见，洵有功社会之作，非寻常小说比也。故虽眼前极寻常事，而以灵活之笔，变换写之，便能使阅者欣赏不置，写生妙手，吾无间然。夫社会小说，不难在写景写情，而难在使人人均能了解。盖一地有一地之习惯，语言动作，自为风气。不为传出，未免失真，仅能传出，则又非他处人所共晓。亦视乎著者之笔，足以达之否矣。此书所写者扬州，扬州人之称许，固不待言，然非扬州人亦靡弗称道其佳处，则其价值可知矣。盖是书借扬州以立言其贤不肖为全国社会写照，初非仅为扬州而作也。原稿初登《大共和日报》，久为阅者所欢迎。今将出单行本，爰就意见所及，为缀数言于卷端，以质诸世之阅是书者。

甲寅中秋老谈识

序 一

离离红豆，春生南国之思；粲粲明珠，秋老西江之色。问琼瑶以何属，咫尺天涯；锵环珮而不鸣，菊皇芳渚。则尝倦怀乡井，凭吊邱原，赋子野之奈何，指若耶而寡色矣。李君涵秋，佼佼名流，翩翩书记，托寓言以警世。皮里阳秋，怀壮志而忧时；胸中块垒，借浇郁闷。酒兵不惜流连，聊缀新词。稗史何妨抒写，辄以里巷浮靡之状，抒彼沈吟闲顿之词。其语虽谐，其心弥苦。窃谓风厉薄俗，圣贤之所优为；雕绘虫鱼，壮夫之所不屑。涵秋雅人，必喻斯旨。特以横流沧海，世变万端。军人释服而事诗书，野老横经而肆绵绝。涵秋既忘情用世，超其志于浮云富贵之间，则发愤著书，完其神于刍狗苍生之外，此韩非之所以著孤愤，庄子之

所以纂南华，胥是道也。仆一生落拓，半世清狂，嗜书成精，爱才若命。修宝玉红楼之记，愧我非曹雪芹，读牡丹续命之篇，愿君效汤若士也。是为序。

民国三年九月武进庄纶仪纫秋甫叙于宣南客邸

序 二

今夫镕经铸史，其文非不精深，然而奥义微言，非浅见者所能解。考献征文，其事非不确实，然而宏篇钜制，非寡闻者所能知。则欲博社会之欢迎，投世俗之嗜好者，莫如小说尚矣。顾小说岂贸贸然可以作哉，传艳事者褻语淫词，易留污点。写哀情者狂啼浪哭，难动清听。侦探则缉犯过奇，岂果显分夫皂白。讽刺则詈人太毒，殊嫌妄肆夫雌黄。蠲此弊者，有几人哉！时丁今日，小说盛行，报馆云屯，书林雾集，撰述者盈城盈野，繁于钻穴之蝇；编辑者满谷满坑，多于过江之鲫。类皆矜奇炫异，抽秘骋研。惜乎剿说雷同，卮言日出。纷罗积轴，列汗牛充栋之多；补缀成篇，笑集狐成裘之杂。其甚者一丁莫识，狂夸下笔千言；二酉罔知，谬说读书万卷。辄自诩辽东之豕，名振四方，果谁称冀北之驹，群空一顾也哉。

李君涵秋，续学士也。邗水名家，芜城望族。徜徉诗酒，占将明月二分；潇洒琴书，赢得清风两袖。贾长沙屈居太傅，手执教鞭；董江都俯就经师，口宣道铎。如君者，洵无愧乎文坛之飞将，学校之宗工者矣。其著《广陵潮》一书也，写扬州之乡情，补甘泉之县志。譬杜牧西亭咏竹，煞费苦心；较何逊东阁吟梅，别开生面。廿四桥吹箫赏月，集道听涂说之言；卅六陂秉笔采风，叙巷议街谈之事。举凡邗沟柳色，谢埭萍踪，闺阁闲谭，闾阎琐话，

莫不钞登记室，采录选楼。离合悲欢，悉涉东方之趣语；嬉笑怒骂，尽存南华之寓言。温峤燃犀，妖怪难逃其目电；陈琳作檄，权奸可愈其头风。作者之意，其在斯乎。顾或谓土语稍多，乡音易杂，描摹近刻调笑过尖，不知传扬子之方言，随声转韵，作欧公之园记，即景生情。秦始皇悬镜照妖，魔怪遁形而敛迹；吴道子画图变相，屠沽改业而谋生。况乎此书也，诵白傅之诗，老嫗都能解妙；说生公之法，鄙夫悉可化顽。苟读者酒后供谈，茶余遣兴。庄谐并录，作蝶梦秋水之观；惩劝兼施，存虎尾春冰之惧。庶不负作者之穷形尽相。绘影传声，挽浇风于杨柳堤边；十分苦口，箴薄俗于茱萸湾畔。一段热肠焉耳鄙人缘阻识荆，诚倾慕藹。看丰干之饶舌，字字解颐；聆曼倩之谈心，言言捧腹。较施耐庵之传水浒，更为刻划入微；比蒲留仙之志聊斋，尤觉淋漓尽致。窃叹夫广陵者，空忆六朝之梦，曾经十日之屠。戏马台荒，金带围烟迷蔓草；放萤苑废，玉钩斜露冷琼花。而惟此潮也，贯彻五湖，逐墨浪滔滔而涌现；倒倾三峡，随词源滚滚而流传。则读一册《广陵潮》，不啻听一曲广陵散矣。今者震亚书局订专卖约而编书，印单行本而出版。缮钞细密，鲜鲁鱼亥豕之讹；校勘精良，乏帝虎辛羊之误。行见左太冲三都赋出，增纸价于洛阳；温子昇一部书成，传文集于吐谷。鄙人聊修骈语，用序鸿篇。敢夸神颊添毫，画龙睛而加点；窃愧佛头着粪，附驥尾而留名。

甲寅仲秋宋祖保拜序

序 三

《广陵潮》一书，涵秋之第一杰作也。撷拾扬州之事实，描写社会之情形，无不惟妙惟肖，笔底如生龙活虎，变化万状，逸趣

环生，使施耐庵之水浒，蒲留仙之聊斋，不得专美于前矣。行世以来，十有余年，雷动一时，风行千里，久已有口皆碑，无庸余之词费。然余读《广陵潮》竟，而有所不能已于言者。以涵秋之大才，何事不可为，而必从事于小说也何故？盖涵秋丁此浊世，睹时局之日非，伤人心之不古，魑魅魍魉，更甚于前，爰以闲情之笔墨，而挽衰败之颓风。虽出于闾巷猥琐之谈，村野粗俗之语，然较之著经论史，在褒贬两字上着想者，其收功之迅速，直不啻霄壤之别也，廿四桥头，苦口说生公之法；卅六陂下，热肠传白傅之诗。涵秋之《广陵潮》其有功于时局，有益于人心者，岂浅鲜哉。乌可以闾巷猥琐之谈，村野粗俗之语而目之也耶。爰缀数言，以志景仰。

中华民国十七年一月江宁辑五熊瑞序于怡情轩

序 四

中华民国纪元之十六年，朱子挹芬，重组《广陵潮》新版，匀叶子宝之、李子镜安为之修正，并以校讎之责属诸余。余以友谊关系，义不容辞，爰于军务余暇，辨别一二，使辛羊帝虎，亥豕鲁鱼，不再见于行间字里，而余或可告无罪于读者矣。然余书至此，尚有一言以告读者。曰：《广陵潮》者，涵秋创作也，亦杰作也，凡十集一百回，其间有情史，有趣史，有侠史，有丑史，有陈腐之儒士，有多情之儿女，有奸诈之市侩，有无赖之逆子，有解放之文明女士，有贤淑之守礼夫人。情节离奇，看丰干之饶舌；文章变化，多南华之寓言。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直可媲美吴敬梓之《儒林外史》，刻划社会人物，描摩诡异形状，无不绘影绘声，惟妙惟肖，使之毫发无遗，有如禹鼎之铸奸，温犀之照怪者。虽

有些微谬误，然而不可执瑕以掩没其瑜也。发行以来，十有二版，声誉日隆，欢迎日众，几几乎有一跃千丈之势。张子岱杉，所谓近代小说名家，许以涵秋为第一。又谓吾观《广陵潮》虽不乏实事，然属诸子虚乌有者，所在难免。若摭拾真确资料以告，经其妙笔渲染，则价值当突过《广陵潮》上，是深知涵秋者矣，是善读《广陵潮》者矣。虽然，涵秋固赖《广陵潮》以传也，而叶子宝之、李子镜安之修正《广陵潮》，亦堪与涵秋并传而不朽。余则佛头着粪，骥尾留名已耳，又何足道哉，又何足道哉！

中华民国纪元之十七年一月寿州李铎警众识

序 五

晚近小说，盛行于一时，爱读者多，作述者亦众。或曰：作述者之所以众，由于爱读者之多。岂其然欤！彼抱朴守真之士，处横污浊流之中，其一种愤世嫉俗之概，不能自己，发为文章，或寓讽劝，或含寄托，固思有以矫正人心，勉励末俗，而亦藉以一吐胸中郁郁不平之气也。若趋时媚俗，阿好于读者而作说部，则卑卑不足道矣。李君涵秋，世之治小说家言者之一人，综其生平所为，多远人绝俗之行，其身后遗著，书至繁富，而能兼讽劝与寄托之社会写实小说，首推《广陵潮》。予阅既竟，知此《广陵潮》一书，与其谓为广陵社会小说，毋宁谓为涵秋自叙也。盖涵秋本其朴质以求性情之真，期之于国政不可得，索之于社会不可得，反而观于家庭亦不可得，乃探讨而察乎男女动静之间，以求其必得，事至浅而理至真。故书中以云麟、伍淑仪，演男女之情，而又以云麟自况，云麟之不得婚于淑仪者，势与利也，既妻柳之后，仍不忘于淑仪者，真性情也。淑仪之妻玉鸾者，亦势与利也，

既婚之后遂不得与云麟再合者，有乖于性情之真也。此涵秋之寄托，而令人深慨者也。社会之间无非势利，而势利之果，多为罪恶。玉鸾之惨死，淑仪之嫠孤，云麟之憔悴，皆其事例。驯至势利积重，天性难返，虽父子之亲，亦不能敌。故申之以田焕之家庭，柳春之父子，此涵秋说明势利之间，无真性情以讽劝者也。嗟乎，今有为势利所胁，而不能抒其真性情什百倍于涵秋者，何来化工，而一一为之描写耶。此书有为而作，不求悦于读者，而读者自好之。出版以后，宜不胫而走，盛行于一时矣。修正既成，朱子挹芬，请序于予。乃为之述其旨云。

江南青青叶子，序于爱时惜才书屋，时在著雍执徐春正月。

广陵潮上卷目录

第 一 回	避灾荒村奴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1
第 二 回	宦途水淡公子下场 异想天开女儿剖腹	10
第 三 回	鹤唳风声避兵亡爱妾 疑神见鬼赏月病高年	17
第 四 回	失儿得儿酿成惨剧 死女生女演出新闻	24
第 五 回	误参苓庸医蝎毒 歌茆苜恶妇蛇心	33
第 六 回	痴公子肠断达生编 新嫁娘祸胎马桶盖	41
第 七 回	白虎当头县官笞秃婿 红鸾错配娇女嫁书呆	51
第 八 回	睡柴堆鸳鸯惊赤焰 编花榜狐兔聚青年	63
第 九 回	师道失尊严雷先生痛哭 尼庵藏污垢贺公子春嬉	74
第 十 回	嫠妇宵行蓬门窥暧昧 玉人命促酒座话酸辛	85
第 十 一 回	栋折榱崩贫儿发迹 女婚男读孀母关心	95
第 十 二 回	是前生孽障泪断莲钩 悔昔日风流魂飞棘院	105
第 十 三 回	礼成释菜童子谒蒙师 会启孟兰佳人惊恶鬼	115

第十四回	里巷相惊老妇侈谈天主教 书斋苦寂先生羞听女儿经	126
第十五回	吊荒坟前增怅惘 堕粪窖月下捉迷藏	135
第十六回	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恶顾三中秋劫喜轿	149
第十七回	劣弟恃蛮奸嫂嫂 顽儿装势做哥哥	161
第十八回	锦袜留痕居丧权折齿 絮袍肇祸遇事便生波	173
第十九回	赌局翻新快谈麻雀 仙机入妙误掷番蛱	183
第二十回	强盗分金对句倡言革命党 儿童躲学书包偷掷土神祠	195
第二十一回	母惩爱子小妹谗娇音 鬼责贪夫贤姬成大礼	206
第二十二回	侮乡愚小嬉仙女镇 应科试大闹海陵城	219
第二十三回	赌嘴功竹叶杯倾玫瑰酒 试怀挟桃花纸嵌茯苓糕	230
第二十四回	家庭压制泼妇扇雌威 淫窟深沉变童传妄语	239
第二十五回	信风闻恶姑施毒手 误日者淑女阻嘉姻	250
第二十六回	误姻缘伤心成幻梦 假道学雄辩到敦伦	262
第二十七回	论新闻政体俨翻专制局 编小说才人例堕奈何天	274
第二十八回	结新欢羸眷辞湘水 惊异宠游踪卜润州	282

第二十九回	酒绿灯红孀妇怨 枫丹荻翠估人船	293
第三十回	雌押衙隔江劫美 丑司事拦路求人	305
第三十一回	求荐举儿子赠余桃 避喧嚣夫君歌折柳	317
第三十二回	卜书贞替人吃醋 林雨生拚命戒烟	331
第三十三回	一往情深离筵争进酒 百无聊赖欢宴独愁眠	341
第三十四回	春生雪地幽室结同心 义薄云天空门惊祝发	355
第三十五回	重黄金嗇夫槛凤 疑白壁浪子杯蛇	370
第三十六回	家庭戾气蓄志杀亲娘 世界奇闻丧心告妻父	383
第三十七回	风定江平登轮惊铙手 霜寒夜永拥被话刀头	398
第三十八回	牖言风听诟谇起家庭 断发文身凄惶游岛国	416
第三十九回	万树梅花新旧党 一江榆荚去来船	433
第四十回	意外缘惊魂沉水底 心上事吉讖出山中	450
第四十一回	使醋劲波涨莫愁湖 遇酒疯途穷真武庙	468
第四十二回	救危祸幸遇旧情人 发狂言交欢新志士	484
第四十三回	拜干娘巧施拍马 瞋老父快论精虫	502

第四十四回	打电报孝子奔丧 设坛奸徒作古	517
第四十五回	乞捐资短尽英雄气 吞巨款空生宵小心	536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红闺娇割臂 充侠客黑夜惨飞头	555
第四十七回	惩蚊媒官留疑案 发蛟水民苦苛捐	580
第四十八回	别恨满琴书挹秀轩中成旅客 吟场森剑戟消闲录上感诗人	606
第四十九回	拨雨撩云缠绵痴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629
第五十回	负心郎空撰芙蓉谏 薄命女虚赓荇菜诗	655

第一回 避灾荒村奴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扬州廿四桥圯废已久，渐成一小小村落。中有一家农户（微风起于蘋末），黄姓，夫妇两口，种几亩薄田，为人诚朴守分。乡下人不省得表号名字（调侃世人不少），人见他无兄无弟，顺口呼他为黄大，呼他女人为黄大妈。年纪都在三十以外，自食其力，与世无争，到也快快活活。谁知世界上大富大贵，固然要有点福泽来消受他，就是这夫耕妇锄，日间相帮着辛苦，夜晚一倒头睡在一张床上，也是不容易的（慨乎言之）。偏生这一年，由冬徂春，无一点雨泽，田土圯干，眼见不能种麦。等到四月底，才降点雨，合村赶着种了小秧。谁知久晴之后，必有久阴，又接二连三的下了一五十天的大雨，田庐淹在那泽国之中，一年收成，料想无望。乡间风俗，做女人的，除农忙时在家，其余都投靠城里人家做生活。今年遭这场天变，都纷纷赶入城去了。黄大夫妇亦商议到这一层。先是黄大要出去，留妻子在家看守门户。他女人说：“使不得。你虽然是个男子汉，应该靠着筋力寻饭吃的。但我家祖传耕种度活，原不曾要给人家使唤。你又性情粗卤，那撑前伺后，是断断不会随机应变，徒然玷污了自己清白。还是让我进城，看看光景，如有合巧人家，到不在乎多钱，能有肯待我点体面，不做那推奴使婢的气象，我便暂且栖一栖身。你在家等水退了，种些粮食，气候转了，我仍然回来厮守着，才是长策。”黄大是无可无不可，便照依他女人说法。他女人便连夜收拾，次早别着黄大一径进城，投

入媒婆家来。

那媒婆头一天，便送她到一大乡绅家里，她看见男女仆从，倒也不少，但是当女仆的，无一不油头粉面，嘴唇上抹着浓浓的胭脂，已是心中有些诧异。及至开过午饭，便嬉天哈地，去寻觅门房里大爷，谈一会，笑一会，骂一会，甚至两下打倒在铺上，缠得钗横发乱，着实不解她们是何主意。次日便死也不肯进这门来了。媒婆不得已，又送她到一家，是个大钱铺里管事的，现有三两个粗笨小使，倒也规规矩矩。进来时，主人尚未起身。一时间，忽然呼新来仆妇递茶食碟子。黄大妈推房门进去，床上帐子已经钩起，一眼看见两个人，并头睡在床上，不由的吃了一吓，觉得生刺刺的不很好看，私念我往常，也同黄大有时在一处睡，倒不觉得甚么，如何今日看看人倒怪可丑的，遂止了脚步（便是圣贤不以小人待人的气度），不敢上前。谁知那主母反发作起来，骂她不懂规矩，不上前伏侍。黄大妈知她不避人，遂垂手叫了一声太太，然后递茶递水，忙了一早晨。主人出门之后，主母又开了烟灯，命黄大妈敲腿捶背，磨折不了，黄大妈倒也不是嫌烦，实在看这光景，不成过日子人家模样，次日也就不肯再去（良禽择木而栖）。第三日，又到一家，这一家可被黄大妈看上了。主人姓云，名锦，开座小小绣货铺子，妻秦氏，年纪都平头三十岁，并未生有子女。铺子离家约数十步远，云锦在铺时多，秦氏美而贤，使一女仆，因要回家分娩，才打算另雇。黄大妈一进门，前仆早已将主人家情形，说个透彻。黄大妈再察看主母为人，真是和蔼可亲，这才安心住下。秦氏操持家政，每日茶饭，有铺中小官取送。偶逢佳节良辰，或有时新饮食，便命黄大妈，招呼云锦回家小酌，琴瑟十分和谐，春花秋月，也就算得陆地神仙了。但是人心最是一件极坏的东西（奇论），每遇不曾经历过的境遇，他千方百计，总要想得到。他夫妇结婚已近十年，秦氏总未生产过，说她有病也没病，云